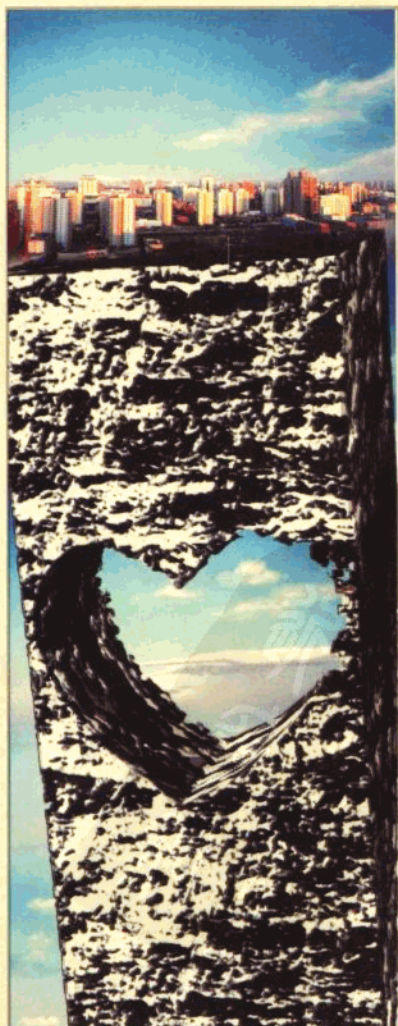


新都市风情系列·长篇小說卷

燕子 著

天大地大



中國文联出版社

新都市风情系列·长篇小说卷

燕子 著

新都市风情系列·长篇小说卷

天大地大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大地大/燕子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3

(新都市风情系列丛书)

ISBN 7-5059-3761-8

I. 天... II. 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122 号

书 名	天大地大
作 者	燕子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肇英
责任技编	罗镇承
平面设计	曾文
责任校对	曾培新
责任印制	北疆
排 版	罗镇承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761-8/I·2898
定 价	118.00 元 (共 5 卷) (每卷 2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P ₁	开 卷
P ₃	卷一·少女
P ₇₁	卷二·青春
P ₁₄₇	卷三·苦恋
P ₂₆₁	卷四·尘缘
P ₃₆₉	后 记



开卷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有很多故事，而且很多故事都被人写过了，没有形成文字的也用口头传说补充着。故事并不传奇刺激，平淡得犹如油盐酱醋茶。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故事大约在一年多前，那时她已声名远播。报纸连篇累牍对她的精神和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些珍贵的故事似乎被我忽略了好久，因为她的很多故事叫人无法理解，在褒扬的同时我听到有人面对她身上的光环发出不屑的嘘声。

然而她是真实的，她依然活生生。活生生地被树为世人的榜样是很不好受的一件事，人们能够包容逝去的英雄的瑕疵，却偏偏喜欢苛求眼前原形毕露的先进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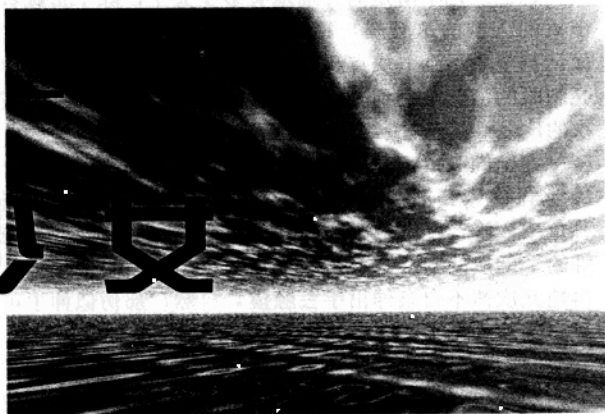
但她的故事开始点点滴滴地萦绕在我的心头，就像缓缓的水流，安祥而有力量。我这才发现，人的生活并不只追求激情或宏图霸业，更多的是平凡的存在。我渐渐被感动。我想，我必须以一个平视的角度去看她的故事。

幸亏她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被人写过。尽管她像一座立体开放的矿山，那些容易发现的矿石，那些高质素的矿石，已被捷足先登的人开采过了，但我相信表层覆盖下的宝藏。对于某种人来说，她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一些存在于不可度量的时空中的东西是永恒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超越生与死、超越感觉的，就如同天上点燃夜与昼的星辰一样，自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记录和阅读这个女人的故事，触摸她心灵深处的每个角落，体察她人生内在的、隐秘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对人生世界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我感觉到期待已久的灵感在我的脑子里闪烁。也许，与文学巨著中那些禀赋、天资和容貌都超凡脱俗的女主人公相比，她实在太平常了。寻常之辈，既无大的狂喜，也无绝大的悲痛，没有惊世骇俗的壮举，也没有死去活来的爱情。但是，如果文学就这样轻率地把她“省略”了，我想那不仅仅是种遗憾。该用浓笔重彩去写写她，她的故事是值得传扬的。无疑这不是一个比其它传说更动人、更美丽、更凄婉或更有趣、更有噱头的故事，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比许多传说都更真实的故事。她就在我们身边，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在她的身上尤其突出的东西。我们叙述的是我们自己，自然，也会有人读的。

而在我的心田，她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卷一 少女



根是地上的枝，枝是空中的根。

——泰戈尔《飞鸟集》

1

1950年，某一个遗落了具体日子具体方位，忘记了季节忘记了是早晨或是中午或是晚上的时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刻的宏大背景，地球古老的东方正像陶轮般翻转过来，举世震惊而瞩目。

一艘陈旧的客船正在茫茫大海中飘摇着驶向中国大陆。

一个衣着不那么光鲜的小女孩像一尊泥塑的粗坯般伫立在

甲板上，手肘曲起撑在船弦的铁栏杆上支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呆望着那海。

她已经记不清楚离开陆地有多少天了，除了负载着蚁聚般密集的人群的这艘船，极目之处只有无边无际平铺扩展的海面，甚至看不到一块点缀单调空寥的巨礁。海水有规律地从明亮刺眼的澄蓝渐变到凝重的深黑色，仿佛永远都刺不破。无数次的反复，显示着宇宙晨昏的更迭。

在她的眼里，昼和夜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白天，她的视线多半平视，捕捉飘忽而逝的海鸟或水中一簇簇颯颯跃动的跳跳鱼；夜晚，她则把视线移往天空，夜晚的天空交织着群星闪烁的梦幻般的网，罩在她的头顶，星星在网眼上摇摇欲坠，诱得她几次情不自禁伸出手去触摸。自然，那仿似伸手可摘的星星其实遥远无比。

此刻的海洋似乎从缱绻的昏睡中醒来，渐渐失去了均匀的节奏，变得骚动不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目光便不能再在海面上随意流动，她发觉海像饥饿的猛兽四处张开了巨大的嘴巴，而载着她的这艘船却正越缩越小，随时都有可能被喷着白沫的大海一口吞咽。

她浑身猛一个激凌，双手紧紧攥住冰冷的栏杆。

船在跳荡的海面上孤独而坚韧地蹒跚着。虽然陆地像一道已消逝的烟痕，但她明白无误地知道，在海 的北方，有一片也像海一样一望无际的坚实的大陆在等着她。

回家，她想，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的深刻含义她是在不久前才刚刚弄懂的。一直以来，她以为她的家就是那处于亚热带橡胶园中的小木屋。

有一天，那一向拾掇得有条有理的简陋木屋里的一切突然变得凌乱不堪，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包裹起来，像准备远途迁徙，且永不回头。

她纳闷地向父亲发问：“阿爸，我们要搬家吗？”

父亲告诉她：“我们回家。”

“回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吗？”她惊疑。

父亲的视线越过树影婆娑的热带植物，投向遥远的北方。

“我们的家，在唐山。”

唐山，一个自幼就稔熟的词。她常常看到父亲与橡校园里的几位阿伯，在黄昏的树下摆上一张小木桌，几个碗、几双筷子、几个粗瓷小茶杯，和几个盛着酱菜花生米的三寸小碟，再加上一把锡酒壶，在暮色迷朦中同酌共饮，兴奋地谈论营生，谈论唐山。饮至酩酊，便且歌且泣，接着沉默无言，举杯再饮。他们酒喝得越多，泪水越如泉涌，常常直到夜深仍相对拭泪，唏嘘之声相闻。她便知道这叫思乡，自己的根在一个她从未到过的地方。

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

颠簸着的船身喷射出的浪花溅湿了她的衣衫。

突然有种说不出的凄怆揪住她的心。立刻，她隐约听见母亲微弱无助的呐喊，正穿过海浪的喧嚣呼唤着她。

她跌跌撞撞地奔回船舱。

船舱里非常拥挤混乱。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袋子、提包、网兜、编织篮、硬纸壳箱占满了铺位以外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浊气味，令人的胃不由自主地抽搐作闷，从早到晚萦回着蜂子归巢般的嗡嗡嗡嗡。这里是挤满了穷人的五等舱，老老少少堆在大通铺上。她每天困了就蜷缩起身子挤躺在母亲的脚下，醒了，就溜出甲板。

她磕磕绊绊地在杂物和人的缝隙中把身子蜷进自家的铺位。

父亲那张凄惨的脸仰倒在一包衣服上，好像被一股残暴的力量紧紧掐住了脖子，发出呼噜呼噜令人毛骨悚然的痰厥声。母亲手忙脚乱地抚摸着父亲的喉节和胸脯替他顺气，两个弟妹吓得抱成一团抽泣。

她扑上去大喊一声：“阿爸！”

“瑜儿……”父亲扯扯嘴唇，软绵绵地哼一声。

父亲今年才近 50 岁，但有许多瑜儿说不出名堂的毛病总和他纠缠不清，那张黧黑粗硬的瘦长脸横七竖八地刻满了时光和人生忧痛的皱褶，鲜明地突出着他与病魔苦斗的痕迹。在平日的劳作中，瑜儿常常看到父亲需要扶着身边的随便一棵橡胶树，身体向前弯曲着，张大嘴巴拼命想给他快要窒息的肺部吸收多些空气进去。尽管这样，但父亲并不悲观，他是个仁厚长者，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永远都显得和蔼可亲，特别是那双带有岭南人特征的微凹的孺子牛般潮润的大眼睛，永远从正面看人，那么安祥，那么坦白，没有一点儿隐讳，直露着心灵。父亲的大半生都在橡胶园里度过，他辛苦地劳作支撑着家庭，养活妻儿。但现在，他脸上的肌肉越来越瘪下来，仿佛有个唧筒子在一下一下地抽取他的精髓，极响的呼吸声像水面上破散的气泡。

瑜儿的心跳得快要爆裂了。自从准备“回家”，父亲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谁也没有料到他竟会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发病。

“我，我恐怕熬不回去了……”

父亲像小孩儿一样哼哼咯咯的声调直刺入瑜儿的心。他呻吟叫苦，双手无力地乱摇，仿佛在拼尽最后的力气抵抗着那个要攫走他灵魂的魔鬼。在半迷糊半清醒的状态中，他叫了一声：

“妈妈！”

瑜儿无限哀怜。父亲一向温和但很勇敢，碰到无论什么危险的关头，都会豪爽大度地挺身而出。可现在，竟也会柔柔弱弱地呼喊他的母亲，呼喊他从来也没有向别人提到过的妈妈。

“别担心，兄弟。”一个声音在瑜儿的头顶响起，她扭头一看，是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纸盒，说：“我这里有些药，吃了会好些的。”母亲抬起头，眼睛像蒙着一层薄雾似的，朦胧而迷茫。她揉揉眼睛，伸缩着颤抖的手，迟迟疑疑没有接住：“这药好贵的。”

中年人笑笑说：“我这也是帮人捎带的。我多少懂点对症，这药适用于他。救命要紧。”

母亲望着中年人，眼里的迷茫聚成一束光点，犹如在彷徨、绝境之中找到了一个支持。

旁边有围观者七嘴八舌地劝道：“先给病人吃药吧。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找不到医生啊！”

中年人把药放进她的手里：“是啊，吃了再说吧。”

母亲接过药，屈膝就要跪下：“我们今天遇见贵人了，感恩不尽啊！”

中年人慌忙托住她：“别，别客气，我受不起这等大礼，快给病人喂药。”

早已有人帮忙着递上一杯水。

母亲把药片用手指捻成粉末，小心翼翼地喂进父亲的嘴里。不一会，父亲的痰喘就减轻了。

众人都舒了一口气。

瑜儿被挤到一旁。她搂住哭泣的弟妹，看着人们像自己的亲人遭难一样彼此帮助，心被深深感动了。在同船渡海中，个人的区分消失了，在几近毁灭希望的巨痛中，她看到了人类相濡以沫的天性的展露。她饱含泪水，凝望着那位慷慨赠药、救父亲一命的中年人。

人群渐渐散开，那中年人安慰一番瑜儿的母亲，也离开了。

瑜儿偎在父亲的跟前守候了整个晚上。

2

瑜儿迷迷糊糊地被母亲摇醒的时候，双目像溅进了辣椒末似的火辣辣的，嘴里的舌头像套上了一层又厚又涩的棉花。她瞅了一眼父亲，父亲的脸色看上去柔和多了，正在沉睡。她把屈麻的双脚从毯子下抽出来，悬在床沿顺顺血气，而后落下，摇摇晃晃地走到舷窗前，把头探出窗外。

一只隐藏在雾里的海鸥在她的头顶上尖叫一声掠过，她打了个寒颤，缩回头。

瑜儿觉得脑袋胀乎乎的，便想洗把脸。她走到公共浴室的水槽前，把冷水泼在自己的脸上和脖子上，冷水搓过的地方，皮肤泛起了粉红色。

瑜儿精神一爽，走到船舷旁。星星已经完全隐去了，天与海渐渐分开，越显越高，海的颜色变得迷朦复杂，一排一排闪光的微波鎏金溢彩，犹如一只只跃跃欲飞的蝴蝶。

“你好像很喜欢大海？”

瑜儿听到一个记忆犹新的嗓音。她欣喜地转过身，仰脸望着来者说：“啊，你在跟我说话？”

“你看看周围还有别的人吗？”他回她一笑，她的心花小小一开。

瑜儿看看四周，不好意思地抿抿嘴。她快速地说：“叔叔，太谢谢您了！”

他愣了一下，很快醒悟到她是指昨天赠药一事。他关切地问：“你父亲好些了吗？”

瑜儿又嘟囔一句：“太谢谢您了。”她心里有种很强的欲念想跟这位叔叔说说话，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她为自己的笨拙而暗自焦急，

“如果你不把那件事老是挂在嘴边，我会很高兴的。”他说。

“我会记在心上的。”她鼓起勇气抬起双眸，看着他，脸色绯红。

他微微一笑：“哦，这只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换了你，小姑娘，我想你会这么去做的。对吗？”

瑜儿对这个中年人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好感。她觉得这是个至诚君子，她与他的眼睛对视时感到那里面比海洋还要博大，额上的几道皱纹和在风中舞动的灰白色头发使他的面容显得更加庄重。他从容地跟她说话时，声音悦耳动听，笑起来满

脸纯真可掬，这在中年人当中是很少见的，她更加由衷地喜欢他。

“叔叔，您也是回唐山吗？”瑜儿为自己终于找到合适的话头而高兴。

“是啊，回唐山。”

“我阿爸说，回到唐山我们就能过上另一种开心的日子。”瑜儿的脸上浮现出憧憬。

“是呀，”他表示赞同地说，“我也是想回到那片我出生的故土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已经 20 多年没有回家，也没有见过我的家里人了。”

他把视线转向光亮氤氲的远方，柔缓的声音起处，幻化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亲人的思念。面前的小女孩虽然不认识这些，但无疑是它们的化身，因为他曾在它们之中逗留，而此刻它们又在她的身上重生。

瑜儿并不很明了他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她犹犹豫豫，最后还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怯生生地问：“叔叔，您为什么要跟家里人分开？”

他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很大，我却认为自己有能耐走遍这个世界。可我的母亲不了解什么叫做雄心，什么叫做梦想，她只知道天伦之乐，只想尽了平凡的责任，便是人生的全福。她千方百计阻止我闯荡世界的计划。结果，有一天，我留了张纸条便溜出家门，混上了一条来自辽阔的蓝色大海的细长旧货船。它高高的烟囱沾满了煤灰，锈迹斑驳的船身有不少大块的补丁，吃水线高出海浪许多。就这么一艘破破烂烂的黑家伙，缓慢地航行于世界各地，一跛一拐地到处寻找它的客户，就像我寻找我的梦想。后来有一天，那艘船终于走不动了，我只好流落南洋。我走过很多地方，经历了许多人和事，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返回老家去。多年前，到处都在打仗，我失去了与亲人的联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瑜儿聚精会神地听着，费了很大劲去理解。她感受到他内心的苦痛，她为自己无法抚慰他而难受。

他继续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他们要关心的人，也有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可我年轻的时候却固执地相信自己胜过相信别人，到头来，我得到的报应是孤身一人。我是漂泊了半生才悟出一个道理。虽然迟了点，但如果我能够重新度过我的一生，那样我肯定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

很奇妙地，瑜儿感到她与这位陌生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不，其实当他把心事掏出来给她听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陌生了，仅仅是由于一个机缘巧合，他们便像忘年交一样投契。她瞪大眼睛追问他那个迟迟才悟出的道理是什么。

“那就是对人的热爱和关怀。”他的手落在她的头顶上，很温厚，很实在，“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这能带给你更多的幸福。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去追求物质财富，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人与你同享，那又有什么用呢！”

瑜儿囫圇吞着他的话，她深感奇特和幸运。她不曾料到这一天的时光会赋予她那么多与以往不同的色彩和形态。每日朝霞变幻，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的心性和容颜，岁月递嬗，再造了人的思想和情感。有所剥夺，也有所增添。对于这位有着一颗仁爱之心，透出一种玄秘超脱气质的中年人，在激动不安、若明若暗的青春冲动之后，是不惑的成熟思虑，是日益丰盛的人生经验，是一座内心的信仰和理性大厦的落成；而对于少女瑜儿，则第一次触摸到人类的博大和精神的积聚。她感到胸腔里的心脏正以一种截然陌生的节奏跳动，奇怪的是她虽然被震撼同化，但血流并没有加速澎湃，只有一阵阵平缓的喜悦。她很想向他表述此刻的感受，她仰慕他的美德情操，羡慕他的勇气豪情，脑子里不断闪跳着零零碎碎的只言片语，但她始终没有办法将它们连缀成有意义的词句。

“瑜儿……瑜儿……”母亲的呼叫声飘过来。

“我姆妈叫我了。”瑜儿说。

“去吧，”他说，“你能替你母亲分忧解难的。”

瑜儿向船舱走去，刚行几步，又回头快乐地大声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心的叔叔！”

3

瑜儿一家乘坐的客船在凌晨时分抵达香港。它横跨灰绿色闪烁的海湾，小心翼翼地狭窄的水道探路前行。微红的雾霭像刚刚漂染过的幕布一样悬挂在上空，一条红色的渡船从它的船头剪水驶过，右边有一排排四桅和五桅的纵帆船抛锚停泊着，再过去是一些长途客货轮船，其中有的还披着条纹和杂色的伪装。

不等日出，瑜儿已经走出甲板。她心醉神迷地瞧着晨雾初升，正前方渐渐出现模糊一片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其间有微光在上下跳动。香港逐渐显露在眼前，航行目的地终于到了。

在客船减速靠岸的那一刻，甲板上忽地挤满了人群，经过长途闷憋，他们再也耐不住了，恨不能插翅立刻飞身上岸，他们充满了胜利的欢喜，有一种由于缺少睡眠和过于兴奋而引起的晕乎乎的无酒之醉意；同时从岸上涌来各种各样替旅馆拉客的人，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替人提行李。平地冒出的小孩们灵活地前后窜动，叫卖报纸、糖果和水果；小贩们推着装有凉茶、小食的手推车，大声吆喝着穿过人群，旅客们徒费力气地收拢和守着自己的行李。到处一片喧闹。

瑜儿赶紧挤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那位中年人正在与瑜儿的父母道别。瑜儿趋上前，眼中饱含泪水，恋恋不舍。他们已是患难相扶的同伴，曾一起相倚相偎地坐在脆弱的舟中，抗拒无常的命运。今日一别，难说再会。

父母千恩万谢，中年人摆摆手说：“别总为这事耿耿于怀，能平平安安回到唐山，真不容易呀。好好保重身体，日子长远

着呢。”他又对瑜儿说：“小姑娘，好好照顾你父亲，再见了。”

“再见。”

中年人驼着多件行李的沉重身影湮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瑜儿心头掠过淡淡的怅惘。

“我们也上岸吧。”母亲搀住父亲说。

“上岸，上岸透透唐山的空气。”父亲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颇为兴奋地说。

年少的瑜儿并不清楚自己原来指望踏上陆地想见到的是什么，但从她那双疲乏充血的双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她过去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到的。香港像一卷长长展开的风景画：这是一座新兴的岛城，处处是崭新的新潮建筑，电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叮铃铃”地响着一串清脆的铃声驶过，鲜艳的黄包车来往穿梭，鼓着大眼睛的汽车屁股后头喷出一股股烟雾，街道上挤满了人却不觉混乱，整洁、有序、繁荣，呈现出一种战后复苏的新城特有的风光。

“阿爸，我们的老家就在这里吗？”瑜儿的手一边一个牵着弟妹，四处张望着问。

“啊，不远了。过了这个香港岛，很快就能到平湖老家了。当年，我就是在这里上船的。一晃几十年，景物全非啊！”

父亲感慨万分，但一口气说太长的话又使他累得直喘粗气。母亲的眼睛一直没有四向巡睃看风景，而是牢牢地看着丈夫。除了丈夫，她什么都视而不见。苦难已经把她磨得没有好奇心，没有欣赏的情趣了。守住丈夫不让他倒下去，是她唯一的意愿。她内心实在恐慌得很，万一丈夫……她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下去呀。这时她抬起头，经过深思熟虑般说：“你的身子这么弱，再也经不起路上的折腾了。你不是有个弟弟在沙头角吗？不如我们先去他那看看情形再说吧。”

父亲睃了一眼围在四周的妻子儿女，叹了口气说：“一贫如洗，也实在无脸见江东父老啊。都是我这病给拖累的。真难为你了，嫁给我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的苦，到了家门口，

还……”说着，又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母亲心疼地说，“穷点苦点也没什么，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回来了，就算大幸。你的病，养养也会好的。真希望二叔二嫂不会嫌弃我们才好。”

“不会的，亲兄弟么。”父亲安慰她说。

他们一家走走停停，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火车站。

一列蒸气火车疲惫地呼哧呼哧喘息着，宛如一条巨大的钢铁爬虫，无精打采地驶入了站台。车头喷出的阵阵蒸雾弥漫开来，幻化出片刻寂然的梦境。但列车上一股人流形成的旋风瞬间便将梦境撕碎。每扇车窗都不约而同地叭哒叭哒被打开，每个窗口都探出几颗伸长脖颈的脑袋，热切地张望着站台。列车还没停稳，便有人迫不及待地越窗跳到站台上。手提包、行李捆、网兜，各种物件，纷纷从车窗扔出，散乱地落在站台上。车门开处，如水闸提起。站台上一些被摔破的袋子漏出东西，在人们纷乱的践踏下，顿时一片狼藉。

与此同时，瑜儿一家正在进站口身不由己地被势不可挡涌着进站的人流冲撞得左旋右转。他们紧紧地彼此拉扯着挤靠在一起，生怕被冲散丢失了。站内站外一片激动骚乱的嘈杂声。历史在这一刻毫不掩饰地赤裸出人们混乱的心灵。有的人急于逃来香港，有的人急着奔回家乡。呼儿唤女，喊姐叫弟的尖叫声涛叠浪涌，震颤着、交织着、缭绕着、扩散着，表达出难以描绘的兴奋和大喜大悲。

瑜儿一家被裹挟着上了火车。

火车上早已挤满了人。这是一列拉货的“猪笼车”，车厢里没有座位，散发出一股牲畜膻腥的恶俗气味。母亲把行李搁在靠近车门的过道侧，压了压，扶丈夫坐下。这回家的一路上，他们早已习惯了拥挤和辛苦。

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瑜儿傍着只用两排横木拦着的门，好奇地眺望着往后飞驰的原野。不一会，3岁的小弟磕磕绊绊挤到她的身边，拽拽她的衣角：“姐姐，我饿了！”